

大都市老漂族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初探

——一项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¹

王建平，叶锦涛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等大城市的老漂族群体日益庞大，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从居住状况、家务劳动结构、健康现状、社会网络结构以及生活满意度等维度对上海老漂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上海老漂族生存现状和社会适应现状良好，但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两类群体存在差异：务工老漂族以来自农村的男性低龄老人为主，而随迁老人则是来自城镇的女性居多；随迁老漂族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远高于务工老漂族，其家务劳动的时间也是远超务工老漂群体；务工老漂族自理能力明显高于随迁老漂族，而精神健康得分和心理适应得分则低于与子女同住的随迁老漂族；上海市老漂族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交隔离，老漂群体社交结构均以外地人为主；随迁老漂族对住房满意度比务工老漂族低，务工老漂族对所在社区不满意的比例则明显高于随迁老漂族。

【关键词】：老漂族；务工老漂族；随迁老漂族；生存现状；社会适应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8）02-0008-08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高达 2.6 亿，60 岁以上人口 1.7 亿。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12 亿，占总人口的 15.5%，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2.43 亿，约占总人口的 18%。毫无疑问，我国正在朝着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与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两大人口问题。

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我国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人口流动经历了由个体迁移到家庭迁移的过程，家庭化迁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现阶段人口流动的常态^[1]。随之而来的是随家庭迁移的老人和子女人数都在不断增加，这部分随家庭流动的老年人被称为随迁老人，也叫“老漂族”。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增加及老龄化程度加速，老漂族群体规模必在不断增加，他们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根据上海市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 年上海常住人口 2415.27 万人，其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470.7 万人，上海 60 岁及以上外来常住老年人口 37.86 万人。随着上海市人才吸引政策力度和强度的不断加大，外来高学历人才涌进，新社会阶层不断扩大，其父母都是潜在的老漂族，可预见上海老漂族数量还将进一步增长。

对老漂族群体的社会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进行探讨和研究，可以为制定关于老漂族更好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政策提供参

¹[作者简介]：王建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叶锦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

[收稿日期]：2018-01-10

①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 SUNS）。SUNS 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 EI 类高峰计划资助，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CENDUS）负责执行。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和项目组参与人员的贡献。

考。老漂族群体能否适应城市生活以及能否有效融入城市生活，不仅会直接影响上海市外来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也将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现阶段对上海市“老漂族”社会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研究尚不多见。

一、老漂族概念及其界定

伴随着我国大规模人口迁移、“银发浪潮”的到来和独生子女政策效应显现，城市中老漂族规模不断加大。老漂族本质上是城市移民，具有人户分离、常年居住在城市或家庭其他成员居所等特征，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外来性是他们最为显著的标签。但是，老漂族不同于其他城市移民，他们生活范围相对有限，大多不用参与生产性活动，与子女同住，在家庭中参与家务劳动和扮演照顾小孩的角色^[2]，他们既是家庭中被照顾的对象，也照顾他人。他们的子女往往早已离开家乡定居或移居城市，并且由于城市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缺乏足够精力关注父母和家庭，同时年老父母出于对子孙的想念往往会迁往城市，与子女同住，这样不仅能够缓解自身对子孙的想念，同时也可以帮助子女处理家务，照顾孙辈，缓解子女家庭负担和经济负担，因为他们可以减少工作缠身的子女雇请家政服务和保姆的需求。最后，迁居还可以减缓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精神空虚和实现代际赡养，并能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3]。

目前，学界对老漂族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并且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其称呼也不一样，如随迁老人、老漂族、外来老人、进城老人等。总体而言，随迁老人和老漂族是目前学界同一度较高的两种称呼。

第一、随迁老人。这一概念界定重点突出随迁老人群体的主体性，顾名思义，随迁一般是跟随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异地居住和生活。随迁老人群体主要是指由于家庭团聚、家庭养老和照顾家庭其他成员而随家庭迁移和流动的老年人群体。根据这一定义，学者们使用了类似的口径定义这一特定群体：年龄超过 60 岁、跟随进入城市并在城市定居的子女一起生活，但户籍依然留在农村的老人^[4]；由于子女从农村进入城市定居而将其接入城市并在城市生活的拥有农村户籍的 60 岁以上的公民^[5]；随亲人（主要是子女）异地迁徙的、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计划在居住地长期生活、已经退休或者无业，其中包括和亲人一起居住和不一起居住的城市老年人^[6]；跟随子女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生活的拥有农村户籍的老年人^[7]；离开家乡、随子女到异地生活、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的老年人群体^[8]；跟随子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老年人群体^[9]。

第二、老漂族。老漂族概念比较侧重于状态，即城市外来常住老年群体“漂”的状态：悬在空中不落地，这也是对他们在城市生活状态一种生动的表达，同时也是对其生活现状的描述，正如“北漂”一样。在这一框架下，对老漂族的定义有：为照顾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父母^[10]；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其年老或退休后由于子女工作、流动等原因随同子女搬迁到非户籍所在城市或地区居住达一年以上的老年人群体^[11]；不以从事经济活动为目的、为照顾在沪子女或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父母^[3]；离开故土、前往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生活的老年人^[12]；主要是满足照顾子代、抚育孙辈的需求和个人养老的需求，离开原来户籍登记地而来到陌生城市居住的老年人群体^[13]；离开户籍所在地 跟随子女到异地生活的老人^[14]；专门为了子女的需要（照顾子女及孙辈的生活）不得不离开故土的群体^[15]。

以上这些称呼都是学界对城市外来常住老年群体的不同称呼。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对城市外来常住老人关注存在明显差异。虽然不同学者对城市外来常住老年群体的称呼和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但归纳起来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人户分离，离开户籍所在地，迁往城市居住达半年或者一年以上；迁移到家庭成员（子女）所在的城市，跟随家庭成员或子女居住在城市。基于此，本文认为老漂族是指，户籍不在登记地且年龄超过 60 岁，在一年中有六个月在城市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具体而言，指在上海已经居住和打算居住超过六个月的非上海户籍年龄超过 60 岁的外来老人。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老漂族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原因、生存现状和社会适应因素三个方面。

（一）流动原因

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6）》，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55%，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对老漂族大规模产生和不断增加的原因，学界已经形成统一认识：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城镇化速度加快以及流动人口规模加大^{[3][15][16][5][17][11][12]}；亦或是，帮助子辈打理生活，照顾孙辈^{[15][8]}；再或是，养老问题和家庭团聚^{[6][7]}。由于快速城市化，大量青年人通过高校就业、城市招工、购房定居等方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成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新移民，同时农村地区无法满足这一群体父母养老需求和出于家庭团聚需要，而在传统家庭价值基础上的乡村社会记忆中，子女会选择把年迈的农村父母及亲属接到身边生活，由此便形成随迁老人^[5]。当然，20 世纪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我国独特的养老模式也是导致大量老漂族人口产生的重要原因^[11]。

（二）生存现状

老漂族群体属于城市边缘化群体，他们由于主动或者被动原因来到城市和他乡生活，空间的变动和对原有空间的依恋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精神上出现孤独、排斥、焦虑和无助等消极情感，使他们非常容易产生自我隔离和社区隔离^[13]；陌生环境中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不复存在，因而老漂族来到城市之后非常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状态，尤其是从农村迁居到城市的外来老年人。研究分析发现，目前老漂族生存现状堪忧，在医疗保障、出行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利^{[17][18]}；外来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9]；老漂族城市适应主要在角色适应、日常生活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心理适应四个层面，其中心理适应最难完成^[10]；老漂族整体生活质量不高，融入城市比较困难，自我身份认同感低^[14]；城市外老年人的不适应感包括从陌生生活环境带来的适应压力，角色转变带来的强烈的失落感和经济、文化上的弱势而产生的失落感，以及由人际关系的障碍而产生的无助感和孤独感等四个方面^[19]。通过对南京市随迁老人闲暇时间安排、社会交往以及对城市社区的心理认同三个方面的调查，发现随迁老年人在社区中的人际圈很小，人际交往较少，闲暇时间中的娱乐活动较贫乏，对所生活社区了解不多，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不高，总体社区融入程度较低^[20]。

（三）社会适应

老漂族属于城市外来人口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他们不同于流动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外来老年人已经完成社会化，并且处于人生垂暮之年，对新事物和新生活的接纳能力不强；也不同于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来城市是以生活为主，因此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城市生活当中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21]。

城市外来常住老人主要是随子女而迁居城市，并随子女同住，主要帮助子女打理家务和照顾孙辈，恰恰也就是在这种紧密生活关系中由于代际之间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冲突^[10]，使得城市外来常住老人出现各种不适应，即家庭是影响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社会适应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上海，通过考察外来老年人亲子关系、夫妻间等人际关系以及社区参与，发现子女带养、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是导致老年人与子女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3]。对厦门、莆田和福州三地随迁老人的调查数据发现，随迁老人语言交流流利程度、家庭代际关系、夫妇有无一起随迁三个因素对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均呈现出正相关^[2]。对重庆大学城教师居住区外来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住宅质量和居住环境对老年人社会适应性也存在一定影响^[22]。城市外来常住老人闲暇时间利用也会对他们社会适应性产生一定的影响^{[8][20][23]}。另外，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紧密程度和生活满意度对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存在着显著影响^{[11][24]}。

（四）研究述评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对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存状况、社会适应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三个方面。但是现有研究仍然存在这一些不足：首先是数据来源。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一般调查项目中很难对他们进行客观系统和全面的抽样调查，因而目前对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研究数据大多来源于一般项目对城市某一个或者几个

街道的调查，而仅有陈盛淦等人在对福建省三市随迁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基础上进行调查获得数据进行研究^[25]。当然，小范围问卷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的生活现状以及社会融入现状等进行深入了解，但是这样的调查往往由于其抽样框的局限性，其代表性受到很大局限，难以代表一个城市或者同一类型城市外来常住老人。其次是定性研究偏多。由于城市外来常住老人群体的特殊性，多数研究者偏向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以获得有关城市外来常住老人在生活、家庭和社区等层面的资料和信息，并进行分析和研究。

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抽样调查数据“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对上海市外来常住老人生存现状和社会适应现状进行描述，以期更加深入和客观认识老漂族群体。

三、上海市老漂族的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该调查项目搜集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 5732 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 537 个社区，于 2015 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 180 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于 2017 年 7 月完成。SUNS 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26]。

基于研究需要，我们定义上海老漂族为年龄在 60 岁以上、户籍为外省市的人群，根据此定义，在所有 8500 份成人问卷中，共有 190 个样本满足研究定义。根据上海市 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可知，2015 年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470.7 万人，其中外来常住老年人口 37.86 万人，占上海市老年人口比重为 8%。通过与上海市 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在 SUNS 调查的成人样本中，60 岁以上老人样本数为 2711，其中外来老年人样本数为 190，占老年人样本数的比重为 7%，与 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基本吻合。

（一）生存现状

相较于其他城市，现阶段上海市外来老人组成部分比较复杂，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老漂族之外，还存在部分外来务工老人，有学者将这部分老人称为进城老人，出于分析需要，本文将其统称为老漂族。根据前文综述，无论是老漂族，还是随迁老人，其最重要特征都是是否同子女一起居住，在家照看孙辈群体和做家务劳动，并且不从事经济活动，处于退休和无业状态，因此本文根据其就业现状，将上海市老漂族群体划分为：务工老漂族（有工作）和随迁老漂族（退休或无业）两大类。

由表 1 可知，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这两个群体在性别、年龄和户籍等层面存在明显差异。在性别层面，务工老漂族绝大部分为男性，而随迁老漂族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在年龄层面，务工老漂族几乎全部是低龄老人（60~69 岁），而随迁老漂族在各个年龄段均有分布，但仍以低龄老人为主；在户口性质层面，绝大多数务工老漂族都来自农村，而随迁老漂族则更多来自城镇。

表 1 上海市外来常住老人基本特征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性别		
男	80.80%	47.20%
女	19.20%	52.80%
年龄		
低龄老人（60-69 岁）	100%	76.10%
中龄老人（70-79 岁）	0	19.00%

高龄老人（80 岁及以上）	0	4.90%
学历		
小学及以下	46.20%	33.70%
普通初中	30.80%	31.90%
普通高中	11.50%	9.20%
普通中专	0	3.10%
大专	0	10.40%
本科	11.50%	11.70%
居住时间		
三年及以下	16.00%	27.60%
四年至七年	28.00%	28.20%
八年及以上	56.00%	44.20%
婚姻状况		
未婚或无配偶	11.50%	15.90%
已婚	88.50%	84.10%
户籍		
非农户口	15.40%	66.90%
农业户口	84.60%	33.10%

注：未婚或无配偶包括从未结婚、离婚和丧偶；非农户口包括城镇户口和居民户口

在居住状况方面（图 1），这两个群体存在明显差异，随迁老漂族与子女同住是最为流行的居住方式。在“独居”和“夫妻同住”方面，务工老漂族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随迁老人，这与务工老漂族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尤其是独居务工老漂族，他们更多扮演着外来务工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仍然有部分务工老漂族与子女同住，他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虽然与子女同住但是主要参与经济性活动。同时，也存在着部分不与子女同住的随迁老漂族群体，但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不参与经济性活动，主要是替子女整理家务和照顾孙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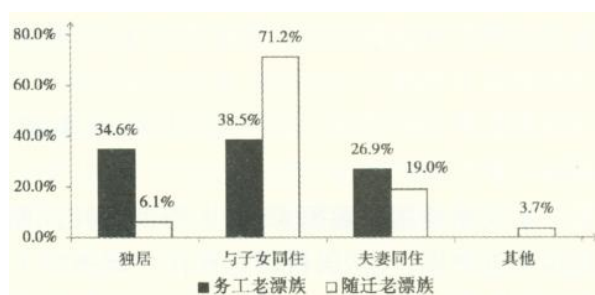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市外来常住老人居住状况和就业结构

从养老意愿来看（表 2），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在养老意愿方面差异较小，均有超过 80%的老漂族选择居家养老作为自己的养老方式。上海市拥有规模庞大的新社会阶层，随着其父母年龄的增长，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和急需解决的家庭问题，也将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由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健全程度不高，养老方式结构仍以居家养老方式为主；加之对孙辈的想念，他们纷纷迁居到子女所在城市，与子女同住，承担着处理家务劳动和照看小孩的事务，同时也能实现家庭养老目标，完成代际赡养。

表 2 老漂族养老意愿状况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居家养老	80.80%	81.70%
居家养老加社区日托	7.70%	6.90%
机构养老	11.50%	11.40%
总计	100%	100%

已有研究指出，老漂族群体和随迁老人群体随子女居住，并且帮助子女照顾小孩和家务劳动，这也是老漂族群体产生的重要原因。老漂族和随迁老人子女大多为上班族，生活节奏快，无暇顾及家务劳动，老漂族和随迁老人能够帮助子女打理家务和照顾小孩，免去子女雇请保姆和家政服务费用。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来看，上海市外来老人家务劳动排序中，清洁整理、做饭买菜、照料小孩是最主要的家务劳动（表 3）。

表 3 上海市外来老人家务劳动状况分布

	第一位家务劳动		第二位家务劳动		第三位家务劳动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清洁整理	52.40%	25.70%	33.30%	25.40%	4.30%	28.40%
做饭买菜	42.80%	50.00%	58.30%	56.30%	60.90%	36.60%
居家日常维修	0	0.70%	0	3.50%	8.70%	3.70%
照料小孩	4.80%	22.20%	0	12.00%	17.40%	18.70%
照料老人	0	0.70%	0	0.70%	0	2.20%
其他	0	0.70%	8.40%	2.10%	8.70%	10.4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在家务劳动时间方面，随迁老漂群体远远超过务工老漂群体（图 2）。超过 75%的务工老漂族家务劳动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内，而随迁老漂族家务劳动时间超过两个小时所占比重为 73.32%，甚至有 32.7%随迁老漂族家务劳动时间超过 4 个小时。从家务时间来看，上海市老漂群体家务劳动时间长，且以整理家务和买菜做饭为主，此外还肩负照顾孙辈群体的“重任”，并且大部分老漂族闲暇时间相对比较充分；务工老漂族家务劳动时间明显短于随迁老漂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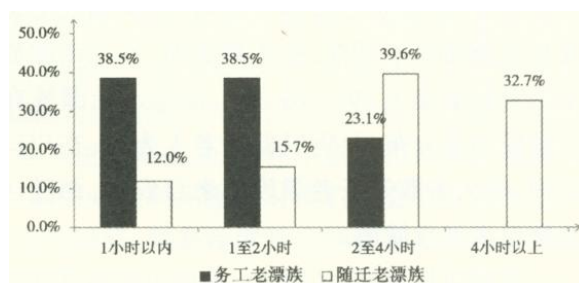


图 2 上海市老漂族家务劳动时间状况

（二）社会适应现状

1.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一直以来是学界对城市外来常住老人关注重点之一。在这里，我们区分三类不同的健康指标，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精神健康、心理健康。其中，自理能力是根据问卷中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量表得分加总，共 14 项，每项分值从 1 分到 4 分，1 分表示完全不能自理，4 分表示没困难，分数越高自理能力越强。精神健康根据精神健康量表赋值加总而来，共 10 项，每项分值从 1 分到 4 分，分数越高健康程度越高。心理健康是根据心理适应量表赋值加总而来，共 6 项，每项分值从 1 分到 7 分，分数越高越健康。最后，我们将三类健康指标各自的汇总值进行标准化，使各类指标的得分区间为[0, 100]，得分越高越健康。

通过对上海市老漂族健康状况分析发现（表 4），上海市老漂族自理能力较强，上海市老漂族自理能力得分为 92.1（最高分为 100 分）；精神健康良好，精神健康得分为 88.9 分；心理适应能力则较差，其得分仅为 56.1 分。

表 4 上海老漂族健康状况

	（单位：分）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老漂族（务工+随迁）
自理能力	94.1	91.8	92.1
精神健康	87.6	88.9	88.9
心理健康	52.4	56.8	56.1

进一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务工老漂族自理能力得分（94.1）明显好于随迁老漂族（91.8）；在精神健康得分方面，务工老漂族得分（87.6）则低于随迁老漂族（88.9）；在心理适应得分方面，随迁老漂族得分（56.8）明显高于务工老漂族（52.4）。随迁老漂群体主要是为解决养老需求和实现家庭团聚，而务工老漂族群体主要是为获取收入，因此必须拥有较强的自理能力和健康的身体。同时，务工老漂群体均为低龄老人，因此其身体健康好于随迁老漂群体。务工老漂族主要是独居和夫妻同住，缺乏子女的陪伴和照顾，其精神健康得分和心理适应得分低于与子女同住的随迁老漂族。

2. 社交网络

老漂族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无论是在家庭生活或是社会生活中，旧的社会支持网络濒临断裂，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尚需时日建立和维护。在照顾孙辈、整理家务以及工作之余，老漂族有着正常的社交需求，但是在陌生环境中和处于身体衰老期，其社交能力和社交范围有限，因此，老漂族是否会更加倾向于自身所熟悉的群体和离自身更近的群体呢？例如，老乡等。下面分别从本地人/外地人、老乡/非老乡这两个方面来考察上海市老漂族的社会网络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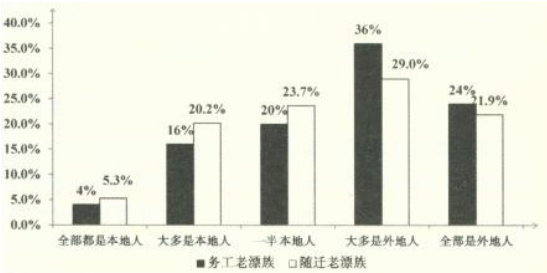


图 3 上海市老漂族上海朋友结构状况

通过分析上海市老漂族群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发现，在务工老漂族社交结构中，在上海朋友中本地人所占比例（20%）明显低于外地人所占比例（60%）；在外地人朋友结构中老乡所占比例（37.5%）明显低于非老乡所占比例（54.2%）。在随迁老漂族中，在上海朋友中本地人所占比例（25.4%）也低于外地人所占比例（50.9%）；在外地朋友结构中老乡所占比例（41.1%）则是略低于非老乡所占比例（48.8%）。在本地人朋友结构中，随迁老漂族本地人所占比例略高于务工老漂族，外地人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务工老漂族。在外地人朋友结构中，务工老漂族老乡所占比例略低于随迁老漂族，外地人所占比例略高于随迁老漂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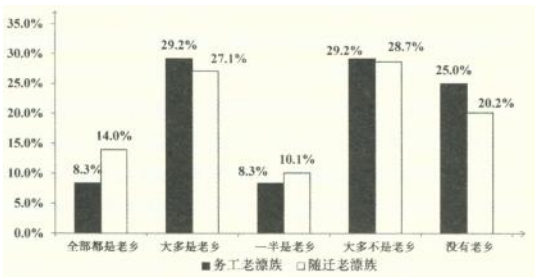


图 4 上海市老漂族外地朋友结构状况

总体而言，上海市老漂族社交结构中，均以外地人为主，老乡所占比重低于非老乡所占比重。一方面，老漂族来到上海，陌生的环境中，传统的社交网络被打破，出于社交需要所建立起来的社交网络具有明显同质性，即同样都是来自他乡的老漂族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形成社交网络，即老漂族的内卷化，基于共同的心理感受和生活境况，外来人群之间更容易形成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从老漂族群体的社交结构来看，上海市老漂族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交隔离。

3. 满意度

上海市老漂族满意度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家庭关系融洽度、住房满意度和社区满意度。其中生活满意度根据问卷中生活满意度量表赋值加总而来，分值从 1 分到 7 分，总共 5 项，最低分为 5 分，最高分为 35 分，分值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家庭关系融洽度根据问卷中家庭关系量表赋值加总而来，分值从 1 分到 4 分，总共 12 项，最低分为 12 分，最高分为 48 分，分数越高家庭关系越融洽。通过与上海市本地老人进行对比（表 5），发现老漂族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关系融洽度得分略高于本地老人。

表 5 上海市老漂族和本地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关系融洽度状况

	(单位：分)			
	老漂族		本地老人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24.4	5.26	22.6	5.78
家庭关系融洽度	35	5.36	34.9	5.8

大多数老漂族在来到上海之前，在老家住房面积相对较大、社区环境相对熟悉，迁居到上海之后，对住房和社区环境难免会产生陌生感和不适应感。通过对上海老漂族住房满意度和社区满意度（表 6）进行分析发现：在住房满意度方面，有 9.3%随迁老漂族的对住房不满意，超过一半的随迁老漂族对住房表示满意，而务工老漂族的住房满意度相对更高。随迁老漂族更多与子女同住，同居人数较多、住房相对拥挤等都是造成部分随迁老漂族住房满意度不高的原因。在社区满意度方面，务工老漂族不满意所占比例（15.4%）明显高于随迁老漂族所占比例（5.0%），务工老漂族独居比例高于随迁老漂族，并且务工老漂族出于工作需要，社区环境不如随迁老漂族。

表 6 上海市老漂族住房和社区满意度现状

	(单位: %)	
	务工老漂族	随迁老漂族
住房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0	2.5
不满意	0	6.8
一般	38.5	33.8
满意	42.3	44.4
非常满意	19.2	12.5
社区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3.9	1.2
不满意	11.5	3.8
一般	23.1	34.2
满意	38.5	49.4
非常满意	23	11.4

四、结语

老漂族群体本质上属于流动人口，但他们也具有一定特殊性，由家乡迁居到异乡，由于生理和文化层面原因，其社会适应难免会出现各类问题，因而老漂族社会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值得关注。社会生存现状和社会适应现状，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市老漂族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和外来人口家庭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折射出一个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关怀和接纳度。

本文在对老漂族概念和研究现状进行界定和综述的基础上，以工作状况作为指标将老漂族群体划分为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通过对上海市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在居住状况、家务劳动结构、健康现状、社会网络结构和生活满意度等维度进行描述，发现上海市老漂族生存现状和社会适应现状良好。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在性别比例、年龄、户口性质、家务劳动时间、社交结构和健康状况等维度存在差异：务工老漂族特征更明显，以来自农村的男性年轻老人为主，而随迁老人则是来自城镇的女性居多；随迁老漂族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远高于务工老漂族，他们主要是替子女整理家务和照顾孙辈，其家务劳动的时间也是远超务工老漂群体；在社会适应方面，整体而言上海老漂族自理能力较强，精神健康良好，但心理适应能力较差，由于工作需要，务工老漂族自理能力明显高于随迁老漂族，由于缺乏子女的陪伴和照顾，其精神健康得分和心理适应得分则低于与子女同住的随迁老漂族；社交网络方面，上海市老漂族社交结构中，均以外地人为主，其中老乡所占比重低于非老乡所占比重，上海市老漂族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交隔离；从对住房和住房所在社区的满意度来看，随迁老漂族由于更多与子女同住，同居人数较多、住房相对拥挤等原因，其住房满意度比务工老漂族低，而在社区满意度方面，务工老漂族不满意所占比例则明显高于随迁老漂族。

随着上海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新社会阶层规模不断扩展，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推动下，上海市等大城市的老漂族规模将快速扩大，因而对上海市老漂族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进行初步描述，为进一步关于老漂族研究完成初步经验积累。

[参考文献]:

[1]李敏芳：《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研究述评》，载《老龄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
- [2]陈盛淦：《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3]张 苹、胡 琪：《在沪“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载《城市观察》2016年第3期。
- [4]姚兆余、王 鑫：《城市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与社区融入》，载《社会工作》2010年第9期。
- [5]张新文、杜春林、赵 婕：《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载《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 [6]李 薇：《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问题浅析》，载《决策探索（下半月）》2015年第10期。
- [7]陈盛淦：《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 [8]李红飞、甘满堂：《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深圳市L社区为例》，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年第1期。
- [9]刘 庆、陈世海：《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调查》，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11期。
- [10]何惠婷：《代际关系视角下老漂族的城市适应研究》，载《前沿》2014年第9期。
- [11]王雅铄、殷航：《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老漂族”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载《老龄科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 [12]刘 庆：《“老漂族”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载《西北人口》2012年第4期。
- [13]江立华、王寓凡：《空间变动与“老漂族”的社会适应》，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 [14]霍海燕、魏婷婷：《社会质量视域下“老漂族”生活现状探究——基于郑州市金水区H社区的实证分析》，载《学习论坛》2016年第10期。
- [15]刘晓雪：《“老漂族”的养老问题初探》，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 [16]赖新环、张尽晖：《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生活状况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载《西北人口》2008年第5期。
- [17]芦 恒、郑超月：《“流动的公共性”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老漂族”为中心》，载《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
- [18]王心羽：《社会转型期政策视角下“老漂族”幸福指数研究》，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 [19]付敏红：《增权视角下的进城老人社会适应问题探析》，载《社会工作》2013年第2期。
- [20]李 立、张兆年、张春兰：《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与社区融入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5期。

[21] 欧阳雪莲、陈 勃、罗照盛：《老年人社会适应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关系》，载《心理学探新》2009 年第 5 期。

[22] 易 丹、薛中华：《重庆市随迁老人社区融入调查研究》，载《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 年第 17 期。

[23] 吴 祁：《农村进城照顾孙辈的“候鸟式”老人在城生活状况调查 项探索性研究》，载《南方人口》2014 年第 3 期。

[24] 李敏芳：《随迁老人城市适应性新探》，载《城市学刊》2017 年第 3 期。

[25] 陈盛淦、吴宏洛：《二孩政策背景下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究——基于责任伦理视角》，载《东南学术》2016 年第 3 期。

[26] 吴晓刚、孙秀林：《城市调查基础数据库助力社会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第 6 期。